

# 戰國策/卷19

回主目錄

## 蘇秦從燕之趙始合從

蘇秦從燕之趙，始合從，說趙王曰：“天下之卿相人臣，乃至布衣之士，莫不高賢大王之行義，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。雖然，奉陽君妒，大王不得任事，是以外賓客遊談之士，無敢盡忠於前者。今奉陽君捐館舍，大王乃今然後得與士民相親，臣故敢獻其愚，效愚忠。為大王計，莫若安民無事，請無庸有為也。安民之本，在於擇交。擇交而得則民安，擇交不得則民重申不得安。請言外患：齊、秦為兩敵，而民不得安；倚秦攻齊，而民不得安；倚齊攻秦，而民不得安。故夫謀人之主，伐人之國，常庫出辭斷絕人之交，願大王慎無出於口也。“請屏左右，曰言所以異，陰陽而已矣。大王誠能聽臣，燕必致氈裘狗馬之地，齊必致海隅魚鹽之地，楚必致桔柚雲夢之地，韓、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。夫割地效實，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；封侯貴戚，湯、武之所以放殺而爭也。今大王垂拱而兩有之，是臣之所以為大王願也。大王與秦，則秦必弱韓、魏；與齊則齊必弱楚、魏。魏弱則割河外，韓弱則效宜陽。宜陽效則上郡絕，河外割則道不通。楚弱則無援。此三策者，不可不熟計也。夫秦下軹道則南陽動，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，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。秦欲已得行於山東，則必舉甲而向趙。秦甲涉河逾漳，據番吾，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。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。“當今之時，山東之建國，莫若趙強。趙地方二千裏，帶甲數十萬，車千乘，即萬匹，粟支數十年；西有常山，南有河漳，東有清河，北有燕國。驗曾弱國，不足畏也。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，莫如趙。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，何也？畏韓、魏之議其後也。然則韓、魏，趙之南蔽也。秦之攻韓、魏也，則不然。無有名山大川之限，稍稍蠶食之，傅之國都而室矣。韓、魏不能支秦，必入臣。韓、魏臣於秦，秦無韓、魏之隔，禍中於趙矣。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。“臣文，要刮三夫之分，舜無咫尺之地，以有天下。禹無百人之聚，以王諸侯。湯、武之卒不過三千人，車不過三百乘，立為天子。誠得其道也。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，內度其士卒之眾寡、賢與不肖，不待兩軍相當，而勝敗存亡之機節，固已見於胸中矣，豈掩於眾人之言，而以冥冥決事哉！“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。諸侯之地五倍於秦，料諸侯之卒，十倍於秦。六國並力為一，西面而弓秦，秦破必矣。今見破於秦，西面而事之，見臣於秦。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，臣人之與臣於人也，豈可同日而言之哉！夫橫人者，皆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。與秦成，則高臺、美宮室，聽竽瑟之音，察五味之和，前有軒轅，後有長庭，美人巧笑，卒有秦患，而不與其憂。是故橫人日夜務以秦權恐嚇諸侯，以求割地。願大王之熟計之也。“臣聞，明王絕疑去讒，屏流言之跡，塞朋黨之門，故尊主廣的強兵之計，臣得陳忠於前矣。故竊大王計，莫如一韓、魏、齊、楚、燕趙，六國從親，以儼畔秦。令天下之將相，相與會於洹水之上，通質刑白馬以盟之。約曰：秦攻楚，齊、魏各出銳師以佐之，韓絕食道，趙涉河漳，燕守常山之北。秦攻韓、魏，則楚絕其後，齊出銳師以佐之，趙涉河漳，燕守雲中。秦攻齊，則楚絕其後，韓守成臯，魏塞午道，趙涉河漳、博關，燕出銳師以佐之。秦攻燕，則趙守上層山，楚軍武關，齊涉渤海，韓、魏出銳師以佐之。秦攻趙，則鍾軍媿陽，楚軍武關，魏軍河外，齊涉渤海，燕出銳師以佐之。諸侯有先背約者，五國共伐之。六國從親以擯秦，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！如是則伯業成矣！”趙王曰：“寡人年少，蒞國之日淺，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。今上客有意存天下，安諸侯，寡人敬以國從。”乃封蘇秦為武安君，飾車百乘，黃金前鎰，白璧百雙，錦繡千純，以約諸侯。

## 秦攻趙

秦攻趙，蘇子為謂秦王曰：“臣聞明王之於其民也，博論而技藝之，是故官無乏事而力不困；於前言也，多聽而時用之，是故事無敗業而惡不章。臣願王察臣之所謁，而效之於一時之用也。臣聞懷重寶者，不以夜行；任大功者，不以輕敵。是以賢者任重而行恭，知者功大而辭順。故民不惡其尊，而世不妒其業。臣聞之：百倍之國者，民不樂後也；功業高世者，人主不再行也；力盡之民，仁者不用也；求得而反靜，聖主之制也；功大而息民，用兵之道也。今用兵重申不休，力盡不罷，趙怒必於其己邑，趙僅存哉！然而四輪之國也，今雖得邯鄲，非國之長利也。意者，地廣而不耕，民羸而不休，又嚴之以刑罰，則雖從而不止矣。語曰：‘戰勝而國危者，物不斷也。功大而權輕者，地不入也。’故過任之事，父不得於子；無已之求，君不

得於臣。故微之為著者強，察乎息民者為用者伯，明乎輕之為重者王。”秦王曰：“寡人案兵息民，則天下必為從，將以逆秦。”蘇子曰：“臣有以知天下之不能為從以逆秦也。臣以田單、如耳為大過也。豈狄田單、如耳為大過哉？天下之主亦盡過矣！夫慮收亡齊、罷楚、敝魏與不可知之趙，欲以窮秦折韓，臣以為至愚也。夫齊威、宣，世之賢主也，德博而地廣，國富而用民，將武而兵強。宣王用之，後富韓威魏，以南伐楚，西攻秦，為齊兵困於崤塞之上，十年攘地，秦人遠跡不服，而齊為虛戾。夫齊兵之所以破，韓、魏之所以僅存者，何也？是則伐楚攻秦，而後受其殃也。今富非有齊威、宣之余也，精兵非有富韓勁魏之庫也，而將非有田單、司馬之慮也。收破齊、罷楚、弊魏、不可知之趙，欲以窮秦折韓，臣以為至誤。臣以從一不可成也。客有難者，今臣有患於世。夫刑名之家，皆曰‘白馬非馬’也。已若白馬實馬，乃使有白馬之為也。此臣之所患也。‘昔者，秦人下兵攻懷，服其人，三國從之。趙奢、鮑佞將，楚有四人起而從之。臨懷而不救，秦人去而不從。不識三國之憎秦而愛懷邪？忘其憎懷而愛秦邪？夫攻而不救，去而不從，是以三國之兵困，而趙奢、鮑佞之能也。故裂地以敗於齊。田單將齊之良，以兵橫行於中十四年，重申不敢設兵以攻秦折韓也，而馳於封內，不識從之一成惡存也。’於是秦王解兵不出於靜態諸侯休，天下安，二十九年不相攻。

### 張儀為秦連橫說趙王

張儀為秦連橫，說趙王曰：“弊邑秦王使臣敢獻書於大王禦史。大王收率天下以償秦，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矣。大王之威，行於天下山東。弊邑恐懼懾伏，繕甲厲兵，飾車即，習馳射，力田積粟，守四封之內，抽簽居懾處，不敢動搖，唯大王有意督過之也。今秦以大王之力，西舉巴蜀，並漢中，東收兩周而西遷九鼎，守白馬之津。秦雖辟遠，然而心忿悁含怒之日久矣。今宣君有微甲鈍兵，軍於澠池，願渡河逾漳，據番吾，迎戰邯鄲之下。願以甲子之日合戰，以正殷紂之事。敬使臣先以聞於左右。‘凡大王之所信以為從者，恃蘇秦之計。熒惑諸侯，以是為非，以非為是，欲反覆齊國而不能，自令車裂於齊之市。夫天下之不可一亦明矣。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，而韓、魏稱為東蕃之臣，齊獻魚鹽之地，此斷趙之右臂也。夫斷右臂而求與人鬥，失其黨而孤居，求欲無危豈可得哉？今秦發三將軍，一軍塞午道，告齊使興師度清河，軍於邯鄲之東；一軍軍於成臯，驅韓、魏而軍於河外；一軍軍於澠池。約曰，四國為一，以攻趙，破趙而四分其地。是故不敢匿意隱情，先以聞於左右。臣切為大王計，莫如與秦遇於澠池，面相見而身相結也。臣要求案兵無攻，願大王之定計。’趙王曰：‘先王之時，奉陽君相，專權擅勢，蔽晦先王，獨制官事。寡人宮居，屬於師傅，不能與國謀。先生棄群臣，寡人年少，奉祠祭之日淺，私心固竊疑焉。以為一從不事秦，非國之長利也。乃且願變心易慮，剖地謝前過以事秦。方將約車趨行，而適聞使者之明詔。’於是乃以車三百乘入朝澠池，割河間以事秦。

### 武靈王平晝問居

武靈王平晝問居，肥義侍坐，曰：“王慮世者之變，權甲兵之用，念簡、襄之跡，計胡、狄之利乎？”王曰：“嗣不忘先德，君之道也；錯質務明主之長，臣之論也。是以賢君靜而有道民便事之教，東有明聲先世之功。為人臣者，窮有弟長辭讓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。此兩者，君臣之分也。今吾欲繼襄主之業，啓胡、翟之鄉，而卒世不見也。敵弱者，用力少而功多，可以無盡百姓之勞，而享往古之勛。夫有個世之功者，必負遺俗之累；有獨知之慮者，必被庶人之恐。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，而世必議寡人矣。”肥義曰：“臣聞之，疑事無功，疑行無名。今王即定負遺俗之慮，殆毋顧天下之議矣。夫論至德者，不和於俗；成大功者，不謀於衆。昔舜舞有苗，而禹袒入裸國，非以養欲而樂誌也，欲以論德而要功也。愚者闕於成事，智者見於未萌，王其遂行之。”王曰：“寡人非疑胡服也，吾恐天下笑之。狂夫之樂，知者哀焉；愚者之笑，賢者戚焉。世有順我者，則胡服之功未可知也。雖驅世以笑我，胡地中山吾必有之。”王遂胡服。使王孫緜告公子成曰：“寡人胡服，且將以朝，亦欲叔之服之也。家聽於親，國聽於君，古今之公行也；子不反親，臣不逆主，先王之通誼也。今寡人作教易服，而叔不服，吾恐天下議之也。夫制國有常，而利民為本；從政有經，而令行為上。故明德在於論賤，行政我在於信貴。今胡服之意，非以養欲而樂誌也。事有所出，功有所止。事成功立然後德且見也。今寡人恐叔逆從政之經，以輔公叔之議。且寡人聞之，事利國者行無邪，因貴戚者名不累。故寡人願募公叔之義，以成胡服之功。使緜謁之叔，請服焉。”公子成再拜葉：“臣固聞王之胡服也，不佞寢疾，不能趨走，是以不先進。王今命之，臣固敢竭其愚忠。臣聞之，中國者，聰明

睿知之所居也，萬物財用之所聚也，賢聖之所教也，仁義之所施也，詩書禮樂之所用也，異敏技藝之所試也，遠方之所觀赴也，蠻夷之所義行也。今王釋西，而襲遠方之服，變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逆人之心，畔學者，離中國，臣願大王圖之。”使者報王。王曰：“吾固聞叔之病也。”即之公叔成家，自請之曰：“夫服者，所以便用也；禮者，所以便事也。是以聖人觀其鄉而順宜，因其事而制禮，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。被發文身，錯臂左衽，甌越之民也。黑齒雕題，鯢冠秫縫，大吳之國也。禮服不同，其便一也。是以鄉異而用變，事異而處易。是故聖人苟可以利其民，不一其用；果可以便其事，不同其禮。儒者一師而禮異，中國同俗而教離，又況山谷之便乎？故去就之變，知者不能一；遠近之服，賢聖不能同。窮鄉多異，曲學多辯，不知不疑，異於己而不非者，公於求善也。今卿之所言者，俗也。吾之所言者，所以制俗也。今吾國東有河、薄洛之水，與齊、中山同之，而無舟楫之用。自常山以至代、上黨，東有燕、東胡之境，西有樓煩、秦、韓之邊，而無騎射之備。故寡人且聚舟楫之用，求水居之民，以守河、薄洛之水；變服騎射，以備其參胡、樓煩、秦、韓之邊。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，以及上黨，而襄王兼戎取代，以攘諸胡，此愚知之所明也。先時中山負齊之強兵，侵掠吾地，系累吾民，引水圍鎬，非社稷之神靈，即鎬幾不守。先王忿之，其怨未能報也。今騎射之服，近可以備上黨之形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。而叔也順中國之俗以逆簡、襄之意，惡變服之名，而忘國事之恥，非寡人所望於子！”公子成再拜稽首曰：“臣愚不達於王之議，敢道世俗之間。今欲繼簡、襄之意，以順先王之誌，臣敢不聽今。”再拜。乃賜胡服。趙文進諫曰：“農夫勞而君子養啞劇，政之經也。愚者陳意而知者論焉，教之道也。臣無隱忠，君無蔽言，國之祿也。臣雖愚，願竭其中。”王曰：“慮無惡擾，忠無過罪，子其言乎。”趙文曰：“當世輔俗，古之道也。衣服有常，禮之制也。修法無愆，民之職也。三者，先聖之所以教。今君釋西，而襲遠方之服，變古之教，易古之道，故臣願王之圖之。”王曰：“子言時速之間。常民泥於習俗，懸著沈於所聞。此兩者，所以成官而順政也，非所以觀遠而論始也。且夫三代不同服而王，五伯不如教而政。知者作教，而愚者制焉。賢者議俗，不肖者拘焉。夫制於服之民，不足與論心；拘於俗之衆，不足與致意。故勢與俗化，而禮與變俱，聖人之道也。承教而動，循法無私，民之職也。知學之人，能與聞遷；達於禮之變，能於與時化。故為己者不待人，制今者不法古，子其釋之。”趙造諫曰：“隱忠不竭，奸之屬也。以私誤國，賤之類也。犯奸者身死，賤國者族宗。反此兩者，先聖之明刑，臣下之大罪也。臣雖愚，願盡其忠，無遁其死。”王曰：“竭意不諱，忠也。上無蔽言，明也。忠不辟危，明不距人。子其言乎。”趙造曰：“臣聞之，聖人不易民而教，知子不變俗而動。因民而教者，不勞而成公據俗而動者，慮徑而易見也。今王易初不循俗，胡服不顧世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也。且服奇者誌淫，俗辟者亂民。是以蒞國者不襲奇辟之服，中國不近蠻夷之行，非所以教民而成禮者也。且循法無過，修禮無邪，臣願王之圖之。”王曰：“古今不同俗，何古之法？帝王不相襲，何禮之循？宓戲、神農教而不誅，皇帝、魘、舜誅而不怒。及至三王，觀時而制法，因事而制禮，法度制令，各順其宜；衣服器械，各便其用。故禮世不必一其道，便國不必法古。勝任即現興也，不相襲而王。夏殷之衰也，不易禮而滅。然則反古未可非，而循禮未足多也。且服奇而誌淫，是鄒、魯無奇行也；俗辟而民易，是吳、越無俊民也。是以聖人利身之謂服，便事之謂教，進退之謂節，衣服之制，所以齊常民，非所以論賢者也。故聖與俗流，賢與變俱。諺曰：‘以書為禦者，不盡於馬之情。以古制今者，不達於事之變。’故循法之功，不足以高世；法古學，不足以制今。子其勿反也。”

## 王立周紹為傅

王立周紹為傅，曰：“寡人始行縣，過番吾，當子為子之時，踐石以上者皆道子之孝。故寡人問子以璧，遺子以酒食，而求見子。子謁病而辭。人有言子者曰：‘父之孝子，君之忠臣也。’故寡人以子之制慮，為辯足以道人，危足以持難，忠可以寫意，信可以遠期。詩雲：‘服難以勇，治亂以知，事之計也。立傅以行，教少以學，義之經也。循計之事，失而累；訪議之行，窮而不憂。’故寡人欲子之胡服以傅王乎。”周紹曰：“王失論矣，非賤臣所敢任也。”王曰：“選子莫若父，論臣莫若君。君，寡人也。”周紹曰：“立傅之道六。”王曰：“六者何也？”周紹曰：“知慮不躁達於變，身行寬惠達於禮，威嚴不足以易於位，重利不足以變其心，恭於教而不快，和於下而不危。六者，傅之才，而臣無一焉。隱中不竭，臣之罪也。傅命仆官，以煩有司，吏之恥也。王請更論。”王曰：“知此六者，所以使子。”周紹曰：“乃國未通於王胡服。雖然，臣，王之臣也，而王重命之，臣故不聽令乎？”再拜，賜胡服。王曰：“寡人以王子為子任，欲子之厚愛之，無所見醜。禦道之以行義，勿令溺苦於學。事君者，順其意，不逆其誌。事先者，明其高，不倍其孤。故有臣可命，其國之祿也。子能行是，以事寡人者畢矣。《書》雲：‘去邪無疑，任賢勿貳。’寡人與子，不用人矣。”遂賜

周紹胡服衣冠，具帶黃金師比，以傳王子也。

## 趙燕後胡服

趙燕後胡服，王令讓之曰：“事主之行，竭意盡力，微諫而不嘩，應對而不怨，不逆上以自伐，不立私以為名。子道順而不拂，臣行讓而不爭。子用私道者家必亂，臣用私義者國必危。反親以為行，慈父不子；逆主以自成，惠主不臣也。寡人胡服，子獨弗服，逆主罪莫大焉。以從政為累，以逆主為好，行私莫大焉。故寡人恐親犯刑戮之罪，以明有司之法。”趙燕再拜稽首曰：“前吏命胡服，施及賤臣，臣以失令過期，更不用侵辱教，王之惠也。臣敬循衣服，以待今日。”

## 王破原陽

王破原陽，以為騎邑。牛贊進諫曰：“國有固籍，兵有常經，變籍則亂，失經則弱。今破原陽，以為騎邑，是變籍而棄經也。且習其兵者輕其敵，便其用者易其難。今民便其用而變之，是損君而弱國也。故利不百者不變俗，功不什者不易器。今王破卒散兵，以奉騎騎射，臣恐其攻獲之利，不如所失之費也。”王曰：“古今異利，遠近易用。陰陽不同道，四時不一宜。故賢人觀時，而不觀於時；制兵，而不制於兵。子制官府之籍，不知氣節之利；知兵甲之用，不知陰陽之宜。故兵不當於用，何兵之不可易？教不變於事，何俗之不可變？昔者先君襄主與代交地，城境封之，名曰無窮之門，所以昭後而期遠也。今重甲循兵，不可以逾險，仁義道德，不可以來朝。吾聞信不棄功，知不遺時，今子以官府之籍，亂寡人之事，非子所知。”牛贊再拜稽首曰：“臣敢不聽令乎？”至遂胡服，率騎入胡，出於遺遺之門，逾九限之固，絕五徑之險，至榆中，辟地千裏。



本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并且于1923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# Article Sources and Contributors

戰國策/卷19 *Source:* <http://zh.wikisource.org/w/index.php?oldid=87547> *Contributors:* Wmr89502270

# Image Sources, Licenses and Contributors

**Image:PD-icon.svg** *Source:* <http://zh.wikisource.org/w/index.php?title=File:PD-icon.svg> *License:* Public Domain *Contributors:* User:Duesentrieb, User:Rfl

## 许可协议

---

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-Share Alike 3.0 Unported  
<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sa/3.0/>

---